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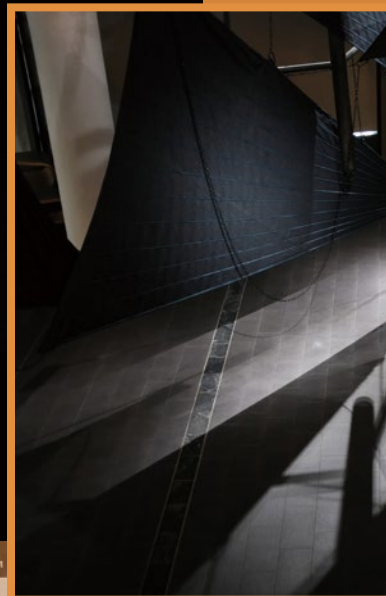
夢想成大一

如果成大有個藝術祭

建築系 陳良侑

從2000年開始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開始常年贊助成大藝文中心每年舉辦藝術季，但因表演場次有限，每每經過光口看了幾次海報，都因為時間不那麼剛好而作罷。但某一年時恰巧碰上頂尖大學預算促成了一個超高密度藝術活動的學期，白天的工作坊、講座，夜晚的表演，讓人毫無理由可以錯過，「你有沒有參加某某活動」變成時下校園最熱門的開場白，校園內瀰漫著前所未有的活力，每個人不是在看表演，不然就是在去看表演的路上。然而在下個學期，藝術季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每間教室多了一組數位教學影音系統，直到畢業再也沒有大型的藝術活動。

每當憶起那段時光，腦海中留下的不是當時表演的內容，而是藝術帶給我內心的充盈感；就拿優人神鼓來說，我個人偏好的表演藝術比較偏向寫實文本，因此對於音樂性質或舞蹈性質類的雖然不排斥但也不是我觀看首選，但那天傍晚偶然經過榕園，不自覺的被那低沉的節奏吸引過去，彷彿就像是被魔笛吸引一樣，自己當時對於鼓的認識大概就只有樂團的爵士鼓跟廟會的鑼鼓，從來沒想過鼓的尺度還有結合類似武術、舞蹈的演出能如此撼動人心，等我回神過來天色早已漆黑，雖說無法具體描述當時的景象及氛圍，但經過多年每當憶起那個現場，那份震撼感依舊清晰。



雖說上大學本就該在領域鑽研學習專業，但臺灣近年對於人文藝術及跨域交流的風氣逐漸重視的情況下，反觀當時在成大舉辦的那次大型藝術季顯得眼光超前了不少。如今成大雖然有基金會贊助藝文活動，校內也開設了美學藝術跨域學程，但對於比例上及學科學分修業上的限制不免覺得強度與密度都稍低了點，加上活動經費有限挑選的對象也容易限縮於某些團體導致學生參與意願下降；拿北藝大或是台藝大來說，週期性的文化季是常態，雖說在大學本質上是以藝術而設立，在人文藝術的環境的設定無法對等比較，不過對於人文素養的培育本來就不應該只是單純的複製，更重要的是可以發展出各自的特色，我想像若是由全校師生共同發起的話，這樣一來挑選的團體、主題有別於純藝術大學的多元化，且發起單位若是以系所為單位，而非單純的高層單位主導，學生的主導性一旦提升參與感也會更強，更甚至能聯合臺南藝術大學也可以相互填補彼此在人文視角或是在實體資源上的不足，就各校系所性質和整體學風有很大差異勢必會有很不一樣的碰撞。

經費不足的部分可以用人力或是發起民間募款來補足缺口，雖說經費能夠提升硬體極限和表演效果，但是活動之所以能不能完成、品質是否良好最後還是取決於內容及用心程度，拿安平發起的南吼音樂季，受到蚵仔寮漁村小搖滾的感召，在地資深音樂人謝銘祐便發起想要為高齡化以及人口流失的安平，辦一場屬於老人家、屬於在地居民的演唱活動，而從一開始的零經費到處召集親朋好友一同出力，海報看板、文宣道具、音響設備、現場志工、活動場地全都是用在地人情還有一股熱血建構起來，從安平的六個宮廟出發為期數週的小型野台演唱，因為也參與在其中所以有幸見到廟埕的開唱到凝聚起到頗具規模的舞台演出，且每年十月份的南吼音樂季會邀請臺灣各地極具特色的音樂人一同演出，因為音樂季不以盈利為目標也不倚靠公家補助，相對的主辦單位能不受影響進而走出有別於一般商演的活動，即便光靠在地街坊的一股熱血能撐過幾年也不知道活動是否有人能接棒，但就這麼多年下來活動所帶來地方的共識凝聚以及對於音樂的影響帶來的影響早就已經遠遠超過當初第一年打算一屆就結束的想像。

而成大是個歷史悠久的大學城、像塊有根的海綿，不論是他校的學生還是居住在臺南的人，通通都可以吸納進來，擁地利、人才、資源的優勢的成大，若真有一天真能夠成為臺南這個古都的全領域的培育搖籃，爆發力和實力肯定是不容小覷，假以時日成大也許就不再只是個「理工科或醫學系」的那種冷冰冰印象，而是更有內涵素養的知識殿堂。

